

他们的『快乐乒乓』人生

本报记者 徐远虑 实习记者 汤允乐

近年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运动,正成为人们强身健体、追求美好生活的时尚。在我县,有一群热爱乒乓球的市民,他们总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出些许时间,在球桌前挥汗如雨,在球桌旁交流技巧。近日,记者采访了平阳农商银行乒乓球俱乐部的几位乒乓球爱好者,聊聊他们的“乒乓”人生。



古稀老人,每天活跃在球场

“现在俱乐部有180余名会员。他们最少一星期打三四天球,多的话每天都来打球。”该俱乐部负责人陈汉强介绍,球馆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内部有20多个场地,还是市、县、镇三级的青少年乒乓球训练基地,拥有30余名青少年爱好者及运动员,长期在这里开展乒乓球训练。

今年70岁的陈汉强从小学开始,便跟着老师学习打乒乓球,有着非常扎实的基本功。“退休后,本着提升我县乒乓球水平、培养青少年队员等目的,成立了这家俱乐部,让更多喜欢乒乓球的朋友有一个交

流技巧、切磋球技的地方。”陈汉强说,以前,平阳的乒乓球水平在全市前茅,曾出过童飞鸣、李王利、王凯等乒乓球名将,群众基础非常好。

由于长期坚持打乒乓球,陈汉强看上去比同龄人略显年轻,打起球也是一点都不含糊,俱乐里的很多年轻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时常向他讨教几招。“我以前非常喜欢打比赛,但是现在有一只眼睛受伤了,视力不太好,只能陪着大家练练球。”一次教学过程中,陈汉强指导一名爱好者打球,不慎被乒乓球击中眼球,导致视力下降,但他仍然坚

持每天守在球场,当一名“陪练”,与大家一起享受乒乓球带来的快乐。他告诉记者,现在每天都在球场,还请了教练为青少年们训练。他说,乒乓球就要从娃娃抓起。

“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这是陈汉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集技能、体能、智能于一身的乒乓球项目,在他看来,是一项适合全民锻炼的运动。“乒乓球不限年龄、不限性别,又没有太激烈的身体对抗,还能增强反应能力、协调能力及视力,希望能有更多人参与进来,享受乒乓带来的乐趣。”



21年如一日,每天坚持打球2小时

乒乓球作为国球,有着非常好的群众基础,我县亦然。“相信每个中国人,对于乒乓球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和喜爱。”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蔡文祥,是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一名英语老师,也是平阳农商银行乒乓球俱乐部的一员。他告诉记者,小时候,乒乓球运动非常大众化,而且不受场地因素限制,铺上几张门板就是球台,摆上几块砖头就是拦网,洗衣板、大长桌都是打乒乓球的好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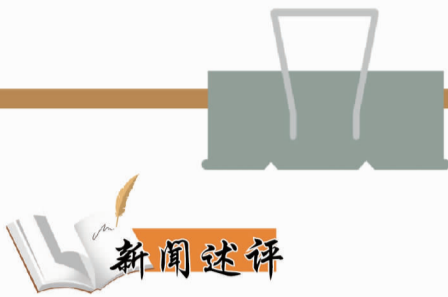
儿时就喜欢乒乓球的蔡文祥,在闲暇之余会与小伙伴们拉上几板,仅作娱乐玩耍罢了。1998年,一次偶然

的机会,让蔡文祥再次触碰乒乓球,而这一接触便坚持了21年。“我家在鳌江镇,当时家附近有个灯光球场,一次经过,无意间看到有老年人在打乒乓球,看得我手痒,就进去和他们一起打了。”之后,他每天跟着比自己大20多岁的老大爷们坚持打球。这群老大爷是老年俱乐部的乒乓球爱好者,在乒乓球面前,大家没有一点代沟,相处十分融洽。

爱好无岁差,运动无界限。在这项老少皆宜的运动面前,蔡文祥认真训练、刻苦钻研技巧,由于得到老年俱乐部教练的指导,他的球技快速提升,更是在省业余积分赛中荣获过冠

军。“乒乓球是一项入门难的运动,所以兴趣真的很重要,不然就难以坚持下去。”回忆起夺冠瞬间的蔡文祥,至今仍沉浸在那份喜悦当中,他说,乒乓球带给他很多快乐,不仅对身体健康有利,还可以“以球会友”,收获一批志同道合的“忘年交”,让人心态更年轻。

尽管平时教学任务繁重,但蔡文祥每天都会抽出2个小时打乒乓球,21年如一日。“一天不打球,我就感觉少了什么,即使生病了,也一定要以球场看一眼,和球友们交流交流,打球总比在家打麻将、玩手机强。”蔡文祥如是说。



为“虐童禁业”叫好

木巫

2017年,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发现虐童事件,有10余名幼儿家长发现孩子遭受老师扎针、喂不明药片;今年9月,河南扶沟县水泉学校发生“老师让学生吃垃圾”事件,因寝室卫生没打扫,多名学生被该校政教主任逼迫吃下垃圾,随后出现腹泻、胃部不适等症状……这些发生在教育领域的虐童事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庆幸的是,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了《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明确托育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热爱婴幼儿,身心健康,无虐待儿童记录,无犯罪记录,并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要求的资格条件。这意味着,只要有一次虐童记录,将终身不得进入托育行业。

我们往往把脱离人道的人谓之“禽兽”。在自然界,遵守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正是人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这套原始本能。从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提倡“仁智礼仪信”,到如今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始终赞美人性,谴责兽性。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以大欺小、倚强凌弱的行为,虽无法完全杜绝,但绝不会得到赞美。

然而,以大欺小似乎是人的本能,一种残存的野兽本能。一些已经“成熟”的成年人,持续做出伤害弱小群体的行为,他们更像是难以抑制内心蹂躏弱小欲望的可悲群体。他们的这种想法和行为,都将为有道德素养之人所不齿。

教育工作者,之所以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不仅在于他们是教书育人、传授知识,更多的在于他们是孩童时期除父母外,接触最多的大人。教师的品格、素质,以及是否存在暴力倾向和暴力行为,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不亚于父母。若把学校当成孩子的绝对王者,无论在智力、体力上,仍孱弱的孩子根本不是教师的对手。当教师把自己的兽性爆发出来,在这个半封闭的小小世界里,孩子只能沦为受害者。

那些被施暴的孩子长大

成人后,又该如何面对过去的自己?他们会不会变成当初对自己施暴一样的施暴者?答案无从得知,但这种婴幼儿时期遭受的暴力,怕是对世界的感知更加寒冷吧。

对孩子做出施虐行为的人或许有很多原因,有些单纯认为自己是为孩子好,有些或许自身童年时期也是被施暴过,还有些可能只是赤裸裸的暴力欲望。不管什么原因,一旦做出对孩子施虐行为的教育工作者,都不再适合在教育领域继续工作。不,应该说是所有与儿童相关的职业。

保护婴幼儿的健康、正常成长,是我们每一位社会民众应有的义务。保护孩子,我们做再多都不为过,防虐童的制度笼子,必须进一步织紧织强。现在,国家卫健委印发的这两份文件,在防虐童上也做出了更严密的规定,对托育机构工作人员从业标准给出了更严格的限制。

制度有了,落实到位才是根本。

我们应当设立一套专门针对虐童事件的罪犯清单,对于有虐童记录的人,让他们无法从事任何有关儿童的事业,包括但不限于教育、托养、保姆等行业。在教师资格证考试及教师编制考试上,增加家暴、虐童及暴力倾向等有关背景调查,严防教师队伍的第一道防线。加强对学生、婴幼儿父母的反虐童教育,普及虐童犯罪相关的法律知识,在乡镇、村居、小区等成立专门的虐童监督小组,检举揭发有虐童情况的父母及相关人员,并及时反馈到有关部门。媒体应须普及被虐儿童心理及行为表现,让家长、老师及时发现被虐儿童,及时制止虐童事件,并成立相应的被虐儿童心理治疗机构,让虐童事件的受害者能早日恢复健康生活。

我们的世界并不完美,许多在社会上努力生活的人自身也不完美。不完美没有错,但这并不代表虐待孩子的行为就能被原谅,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为了保护孩子,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这些对孩子施虐的人员必须得到更加严厉的处罚,更关键的,是让他们远离孩子。

